

几个基层工会主席的经验

工 人 出 版 社

几个基層工会主席的經驗

工 人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几个基層工会主席的訪問記。这里介紹了他們优秀的品質和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作風，介紹了他們依靠党、依靠群众以及密切和行政配合做好工会工作的經驗。

几个基層工会主席的經驗

*

工人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東四牌市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許可証出字第009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31,000字 印张：3 6/16 印数：1—16,000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書号：3007·254

定价：1.70元

F41
K464

目 录

在两个矛盾之間

- 訪五三工厂工会主席齐廷汉余藥夫 1

工人的知心朋友

- 記湖北省松滋硫磺矿工会主席李斌曹葆銘 6

了解人,关心人

- 記工会主席陈和尚同志刘心潔 14

永远和群众在一起

- 記工会主席張廷谿同志刘心潔 24

在大山之間开辟道路

- 記农村小学校工会主席曹全喜熊弟注 37

在兩個矛盾之間

——訪五三工厂工会主席齐廷汉

余 藥 夫

五三工厂工会主席齐廷汉同志最近来北京参加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會議。他从1949年起便做工会工作，現在已成為一位出色的基層工会工作者。在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去訪問他，請他講一講自己工作中的体会。

四 次 調 查

齐廷汉同志說，要想發揮工会組織的作用，必須正确处理工会与行政、工会与群众兩方面的关系。从总的方面来看，工会和行政本来是一致的，都是为搞好生产，都是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但是，由于工会和行政处理問題的角度和方式不同，当工会支持群众的合理要求，而特別在行政不願意接受这个要求的时候，往往形成工会与行政的矛盾。有些时候，群众提出过高的福利要求，如果处理不当，也容易形成工会与群众的矛盾。

齐廷汉說，这是每一个工会干部經常碰到的大問題，五三工厂也不能例外。他說，1953年全国总工会提出加强群众监督的时候，正是五三工厂加班加点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事故和病号不断增加，工人埋怨工会和行政不照顧他們的健康。这时，工会为了限制加班加点，派專人調查了加班加点时数和它在全部任务中所占的比重，向党委作了报告，建議行政采取措施。可是只好了几天，老毛病又重犯起来。工会干部普遍埋怨行政不执

行黨委決議，情緒非常激動。在這種情緒下，工會又作了第二次調查，向黨委建議處分了加班加點最嚴重的六車間主任和工長。黨委和行政又接受了工會的建議，召開了全廠工長以上的幹部會議，宣布了處分決定。但這對行政幹部僅僅起了震動作用，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工會和行政的矛盾更加明顯了。工會為了約束行政濫行加班加點，又作了第三次調查，建議行政公布批准加班加點要取得工會同意的手續。工會天天同行政吵架，行政更加埋怨工會幹部缺乏生產觀點。

怎麼辦呢？直到第四次調查才找到了克服加班加點的門路。這一次工會深入到六車間作了調查，發現車間主任滿肚子委屈，哭了鼻子。經過分析，知道造成加班加點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他們是工具車間，全廠正試制新產品，圖紙修改變動太多，造成返工浪費；第二，任務要求過急，幾個部門都派專人去催，有時把半成品卸下來又作新活，一天換好幾次，使生產完全陷於被動狀態；第三，工人情緒不高，要求實行計件工資，說：“全廠連洗手套的都實行了計件工資，為什麼不給我們實行呢？這不符合按勞取酬的要求。”工會把這個情況向黨委彙報，經黨委同意採取了新的措施：第一，由行政嚴格控制圖紙的修改；第二，根據任務的緩急重新安排了作業計劃；第三，在車間開展了優等工具質量競賽；第四，在其他使用工具的車間把節省工具作為競賽條件之一。這樣，工具車間提高了生產效率20%，全廠節約工具15%。接着，又開始實行了計件工資制度。這樣，這個車間的生產就根本改變了，消滅了加班加點現象，並在競賽中被評為先進車間。

他說，我們從這一個問題上得到很多的教訓。第一，群眾監督必須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從幫助着手，單純用批評、處分、約束的辦法來強迫行政改進工作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第二，監督的

目的是为了帮助行政完成生产任务，保证国家政策法令正确贯彻执行；如果单纯从保护工人利益出发，而没有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仍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第三，不要乱用监督的手段，应该主动想办法，善于坚持原则，以最大的耐心帮助行政解决问题。

工作服和衣箱的糾紛

齐廷汉同志谈到他对工会联系群众的体会。他说，联系群众是工会工作的灵魂。要联系群众首先要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要求，要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件件都有个交代。

齐廷汉同志说，我们应该首先支持群众的合理要求。有一次车间工人尚淑琴问工长：“为什么和我一起工作差不多的都升了级，单单我没升呢？”工长说：“产品质量太差。”尚淑琴不服气，又向厂工会反映，说工长对她报复。为了弄清事实，工会便派人去检查尚淑琴的记工卡片，证明她的成绩比升级的工人的并不坏，只因为尚淑琴给工长提过意见，工长便乘机给她“小鞋穿”。工长在事实面前虽然承认了错误，但还转不过弯来：“说到下季度再说吧！”工会认为不合理，坚持给尚淑琴升了级。

但是，群众提出的要求不见得完全合理，工会应该说服群众放弃不合理的或者暂时做不到的要求。今年开职工代表大会时，各车间代表提出的意见中，最突出的是要求普遍发工作服。理由有二，第一，1952年全厂普遍发过一次，有旧例可援；第二，听说其他厂工人都有工作服。甚至七车间还有工人提出：“不解决就请愿。”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第一，今年国家棉布供应有困难，工厂向政府申请了六万尺布只批准两万尺；第二，工人要求并不完全合理。因此，必须说服群众。工会首先向工人

代表說明棉布供应的情况。代表們說：“国家有困难，我們承認，也想得通，可是別的厂为什么都發了工作服，难道他們不克服困难嗎？”工会为了說服群众，从代表中推选十九个人分头到三个兄弟厂去了解發工作服的情况。結果代表們發現，同样工序的工人，本厂不發工作服的，兄弟厂也沒發。这样，代表們才想通了。这时工会又召开了代表座談会，經過大家討論，决定：十分需要的就發給，不十分需要的就不發，破旧的縫补使用。这才說服了大家。

齐廷汉說，五三工厂在1952年以前入厂的單身工人都由公家發給一个盛衣服の木箱，可是后来的單身工人就沒有了，他們要求补發。前几年工会向工人解釋說，因为木料缺乏，不能做了。單身工人很不滿意，說工会与行政穿一条褲子，反正不解決問題。今年他們又提出这个要求。怎么办呢？工会就派人到單身宿舍去調查，一个屋子住着十二个人，又是上下鋪，真的每人發一个木箱子也沒处放，改买柳条包或帆布箱，就方便多了。于是工会召开了單身工人座談会，經反复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放弃做木箱的要求，由行政垫款买柳条包或帆布箱，款項由职工从工資中分四个月扣还。同时，工会又动员一部分經濟条件好些的有木箱的單身工人也买柳条包，把木箱讓給了有困难的工作人。

齐廷汉还說，对工人的疾苦要特別体諒，作到最大的耐心，不能憑意气用事。六車間有一个工人感到互助儲金会对他帮助不大，要求退出。工会劝他不要退，他很坚决地說：“我退出后不会借互助会的錢”。他退会了。可是今年上半年他的孩子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需要二百元才能接出医院。到什么地方去借錢呢？到工会去借吧，他說过不借錢的話了；不去借吧，多住一天医院就多几元的开支。他到車間工会門口去了五次又返回去了。最后，实在沒有办法，才硬着头皮去向工会开口。可是車間

工会有些意气,对他很不客气地说:“你不是互助会员了;借钱可以,你要先写检讨承认错误”。钱还是借不到。第二天他找到了厂工会,厂工会马上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这个工人非常感动。齐廷汉说,我们经常拿这些实际例子教育工会干部,用实际行动教育工人,效果比讲空洞的大道理大得多。

(原载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工人的知心朋友

——記湖北省松滋硫磺矿工会主席李斌

曹葆銘

这是党的事业

1953年年底李斌剛由荊州地委机关調到松滋硫磺矿担任工会主席，便叫个老工人領他进洞去看看。这算什么窿洞呢？巷道还没有桌子一半高。工人们都是一手端着木油灯，一手着地，兩脚一前一后蹲着走。李斌不会这样走，只会爬。剛进洞，他就感觉呼吸困难，气直喘；背也不断擦着頂板。大約爬了一半路，他实在有点吃不消，就叫道：“休息一下。”誰知領路的老工人把他当资本家看待，冷冷地说：“还远哩！你爬不来，就出去。”共产党的干部头次进矿就半途爬回去了，这会在群众中造成什么影响？他把心一横：“今天就是拚了命，也要跟着你爬到底。”他就这样从上午十点钟爬到下午四点，爬完了三十多个工作面。剛出洞，他兩腿酸痛的站不稳，連头帶脚和光着的上身都擦滿了泥。許多工人嘻嘻哈哈地圍攏来，問他：“身上痛不痛？”他剛說：“还好。”背后就有个青工喊道：“哎哟，背都擦破了！”一些工人連忙給他打水、拿毛巾，还帮助他洗背。他回家去，因为背上有伤和兩腿酸痛，真是躺也躺不住，坐也坐不住。到了第二天，他还下不了楼。

李斌一来就听人介紹过：这座矿是剛由资本家那里接手过来的。全矿就只有一座土磚砌的西式楼房，干部們都挤在里面

辦公、睡覺。他們吃的全是老白菜，但這還是從四十里外爬山越嶺挑來的。小孩要吃顆糖，也得走二十里山路，走上三四個鐘頭，到集鎮上去買。工人們都是赤着身子在洞里干活，渾身上下都是土。工人們沒有宿舍，也沒有工棚，一天干完十二小時後，就睡在煉磺池邊，夜里還要招呼煉磺的炭火。

“這工作能干得了？”他親自進洞體會一番以後，一連幾夜都睡不好覺。他想請求調動工作。

但是，一個共產黨員能在困難面前退縮么？自己不干讓誰干？黨委書記閻起根是他1948年就認識的老幹部，已經五十多歲了，但人家還在這礦上干的挺起勁。他自己也曾經為礦工們的困苦生活激動過，決心要改變礦山的面貌！工人替他打水洗背的熱情，更鞭策着他。他耳邊響起了地委工業部長在他臨行前談的話：“山里工作很苦。但這是黨的事業，一定要搞好！”

在勞動中同群眾建立感情

李斌說服了自己以後，又遇到新的困難：工會怎樣搞生產？他聽說別人的經驗是組織生產會議。正好，煉磺工人有的一天能出一百三十多斤硫磺，但有的才出一百一十斤，相差懸殊。他馬上召集生產會議研究原因。工人們都說：“產量是一人高幾天，低幾天，全憑運氣。”“火中取寶，運氣不好，就是煉不出磺來。”後來越說越邪門，有個工人竟說他的產量長期提不高的原因，是有個女學生跨了他的煉磺池，倒了霉。李斌當然不同意這些意見，但是，大家認為他不懂礦上的生產，說也沒用，都閉口不講了，弄得會議不歡而散。他會後又找幾個老工人個別扯談，他們仍然認為“產量高低，全憑運氣”。後來，他發現一工場熊太权的產量最高，便去找他研究。他一連去煉磺池邊找了几次，這個有二十多年工齡而性情暴躁的老工人，有時轉過身來瞪他一眼，

有时干脆理也不理。

这咋办呢？土改时期的工作经验帮助了他。他改变了下工場“轉轉、站站、看看”的作風，去帮助工人干些零星活。熊太权在修补煉磺的罈子，他就在旁边揀枯炭，同时扯談：“这样做有啥好处？”熊太权見他沒有架子，也就回答說：“要把罈子整好，縫子堵塞，磺才从下边走，不跑散。”熊太权在生火煉磺，他也去一边劈柴火，一边問：“为啥要这样做？”熊太权又向他講：“煤巴（煤泥）搞利索些，不霉火。”慢慢地，他同熊太权談的时间長了，也就總結出了熊太权产量高的經驗：“罈子整好，縫子堵紧，煤巴搞利索些，不霉火。”他又把这个总结同几个老工人研究，他們也認為总结的不差。他这才召集第二次生产會議，推广熊太权的經驗，产量很快就普遍提高到平均一百五十斤。

李斌从这里得出了經驗：必須放下架子，在劳动中同群众建立感情，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从外行变为內行。因此，尽管矿洞环境很坏，他也赤身端着木油灯下去，跑遍了每条巷道、每个工作面。在洞里，他一边帮助工人裝矿石，推簍子，一边了解情况，熟悉生产。这使他后来就能說服工人“减少私巷、加大主巷”^{*}，將巷道由一尺半高加大为三尺半高，改善了劳动环境，提高了生产效率。

帶头战胜困难

他們这座矿是在半山腰上，三面环山，前面順着矿洞口是条大水溝，每年在生产上都要遇到三大困难。严冬，山上积雪兩尺来厚，而工人們要背着兩百多斤重的矿石在陡坡上行走。雪給

^{*} 这个矿从前是一个人就开一个巷道，他們把这种巷道叫做“私巷”。私巷都只有一尺半高，人很难行动，但要都加大为三尺半高，力量来不及。故需要將“私巷”减少，集中力量加大主要巷道，以改善劳动环境。

安全生产造成很大威胁。李斌总是天一明就亲自率领干部去工場扫雪鋪路，扫完才吃飯，使工人們一开始生产就很方便。秋末冬初，山上水源枯竭，必須下山挑水。有一年天旱，工人們就翻山越嶺去五里外挑水。路上有个很窄的陡坡，九百多步，稍不小心，就会連人帶桶摔下岩去。他們一天的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需兩千多担，挑水工人怎么也忙不过来。李斌也就亲自去挑水，带动了許多干部和工人都去挑水。盛夏暴雨，各山的水都往矿洞前面的大水溝流，随时都有淹沒矿洞、停止生产的危險，李斌又日日夜夜在矿山上檢查情况，以防山洪襲击。

前年的一个夏夜，打雷，閃电，暴雨。从高山直瀉下来的洪水，冲得全山嘩嘩响，冲得山坡滑溜难行。十一点多鐘，李斌还同工会干部周介民打着雨傘，去各工場巡查。他們一走到一工場二号洞門口，就發現前面的水溝被矿渣堆堵住了，急漲的山水倒流回来，流进了矿洞，还差尺把高就要將洞門封死，而洞里还有三十多个工人在生产。眼看就要造成一場严重事故！他慌忙丢下雨傘，叫周介民守住洞口，自己跌跌扑扑跑到山上工人宿舍喊叫：“赶快起来，去排水！”一声吆喝，工人們都帶着耙鋤赶来了。他又一边叫人下洞去喊那三十多人，一边在暴雨中帶头挖溝。半小时后，他們挖开了三条大溝，山水便急速消退。二号洞第二天仍然照常生产。

怎样对待生活小事

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們的生产情况根本好轉了。他們先后用獎勵基金盖了四千三百多平方公尺的宿舍，湖北省工会联合会也在这里投資建了个工人俱乐部。工人反映：“在深山里建起了大街。”这样，工人生活該沒問題了吧？但二工場的工人剛搬进新楼，就向他反映：“厕所不够，得想办法解决。”他想：“像厕

所这样的小事，找我干什么！”沒有注意。后来工人又找他，还拉他去看，他見一百五十多人住在一起，厕所只有两个蹲位，是少了，便將意見轉給行政，但行政也沒解决。第三次，工人就在职工代表会上提出批評：“你們每天早晨来解手試試看。”这才引起他的警惕，赶快催行政花了几十元，加盖了个厕所。工人見了他都欢欢喜喜地說：“还是提意見好，厕所解决了。”但是，有的工人不講衛生，拉的厕所遍地屎尿。有一天，他又拉着团委書記說：“我們兩人帶帶头，打扫厕所去。”团委書記扫地，他撒石灰。接着党委書記和經理也来动手了。他們几下就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門边擱上一把扫帚，写了个很俏皮的牌子：“瞄准射击，注意衛生。”这样，工人也自觉保持清潔了。

李斌每天上午处理了日常事务后，总要去工人宿舍，探看一些生病的工人，帮助他們解决困难。有一次，拖礦工刘兴典病的盖了兩床被窩，眼泪噙噙地躺在那里。李斌問道：“吃藥沒有？”刘兴典說：“沒有水。”“为什么不去倒？”“走不劲，也沒有人。”李斌立刻去隔壁端来开水，扶他起来吃了藥，又替他冲了碗糖水喝，再盖好被窩。一个多鐘头后，李斌不放心。又来看他，見他燒的更厉害。便急忙找工場的工会主席，兩人將他攙扶到住診所去了。刘兴典事后提起这事还很激动：“这比家里照顧的还好。要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人。”

今年四月，全矿有一半以上的职工得了流行性感冒。医务人员忙不过来。李斌又將工会的干部和積極分子組織起来，亲自帶头担任护理員，給病人端水送飯，招呼病人吃藥，安置病人睡覺，忙了一个多月。

在处理生活問題上，李斌并不是群众說什么，就給什么。今年第三季度，二工場有的工人認為生产好了，應該將1954年初盖的草房（一部分工人宿舍）改为瓦房。但全矿今年只剩下四千元

獎勵基金了，行政還準備用來將礦洞口上的生產用的茅棚改為瓦房。工人的要求與領導的意圖有了矛盾。李斌便將這個問題交給職工代表會討論。代表們爭論的很熱烈。有的說：“睡在草房里，半夜失火，水又少，很容易出事故。”有的說：“如果洞口前的茅棚失火，硫磺烟子一熏，洞里的人一個也出不來。更危險！”這樣，大家都同意這部分工人宿舍暫時不改建，而將這筆錢用來改建洞口的生產厂房。工人們還由此進一步明確了生產與生活的關係，掀起了爭取超額完成全年生產計劃的熱潮。

教育和培養新的一代

他們這座礦1953年才二百多人，到1955年下半年就發展到一千人，新工人很多。這些工人大都是附近鄉里來的，他們當時有句很流行的話：“忙時在家種田，閑時上山掙點油鹽錢。不為幾個錢，我來礦里干啥？”當他們成為固定工人後，也還抱着這種態度。如何向這些新工人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便成了工會的重大任務。

李斌除了一般地宣傳教育外，很注意在這些新工人中扎根串連，培養積極分子。

他親自培養的淘礦工彭立榮，這個青工是貧農出身，很忠厚。但他當時最大的缺點是：開會不到，吃了飯就睡覺，生產不落后也不上前。李斌在工場里向他講：“老彭，下班後，我們仔細談談。”他“嗯”了一聲，就不講了。但當李斌去宿舍找他時，咳，他卻躺在床上說：“我今天搞累了，要睡覺。”他就这样拒絕了李斌不下十來次。

不過，李斌已從旁打聽清楚：他家人口多，生活困難。他父親囑咐他：“到礦上多拿點錢回來養家。”他的叔父彭儀卿是礦上的老工人，舊時做工壓斷了腿，被資本家趕走，弄得一家人無法

生活，妻子跟人去了，自己討米要飯。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幫助他把妻子接回來，全家團聚。

因此，李斌仍然一有機會就找他扯談，問他多大年紀，家里多少人，生活怎樣。他總是問一句答一句。問他這座礦山是哪個的，他也答：“不曉得，做工拿錢就行了。”兩人逐漸混熟了。李斌就問他：“你父親有幾弟兄？”他說：“兩三個。”“叔父在哪里？”“礦上那個跛了腿的，就是我叔父。”“怎么跛的？”“資本家壓斷的。”“怎么不醫？”“他飯都沒吃的，還醫！”“你們为啥不給他醫？”“我們也自身難保，沒錢給他醫。”“唉，像現在就好了。”“現在還有啥說的？政府多好！”李斌看他有覺悟，便給他講解兩種社會制度的區別和共產黨，進行正面教育。後來，彭立榮找他幫助填寫加入工會的表，他也不放過機會：“這麼漂亮的小伙子，還不會寫字？”“沒讀過書嘛！”“過去怎么不讀書？”“我父親吃的都沒有，還有錢供我上學？”不斷地誘導他回憶過去，對比現在，啓發他的階級覺悟。

漸漸地，二十來歲的彭立榮在工作、學習等各方面都積極起來了。工人選他當工會小組長，他對收會費、叫人開會，都做的挺好。這時，李斌幫助他總結自己淘礦的操作經驗，使產量由每人每天一千四百斤提高到兩千斤。李斌又幫助他去總結高光忠等人的操作經驗，使一個篩子的使用效率由淘洗四萬二千斤礦石延長到七萬斤。教給他各種工作方法。他後來還被評選為三等勞動模範，到縣里去開會。

去年肅反，彭立榮和三個工人脫產去各大城市跑了幾個月。那三人回礦后表示：“寧肯少拿幾個工資，也要脫產當幹部。”但是，彭立榮剛回來，李斌就教育他，要他回小組生產，他二話沒講，第二天就去淘礦，把手都磨起了泡，也仍然堅持下來。今年流行性感冒襲擊礦山，很多幹部病倒了，他又脫產搞了一個多月

的工場領導工作。但當生產秩序恢復正常後，他又回小組生產去了。

經過李斌長期的幫助和教育，彭立榮現時已成了一工場的黨支部副書記兼工會勞動保險委員，但他仍然不脫產，生產和政治工作都搞的挺好。他還培養了陳良珍、易紹林等許多積極分子。陳良珍還被工人選為生產組長，並入了黨。

經過這樣將近四年的努力，李斌已經做到：全礦一千零六十名工人，他能講出八百多人的姓名、家庭情況和勞動情況。他的工作經驗引起了湖北全省工會幹部的興趣。他被選為出席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原載1957年12月7日“人民日報”）